

The book cover has a vibrant red background. It is decorated with stylized floral patterns in white and grey, featuring large blossoms and leaves. These patterns are located in the top-left, top-right, and bottom-left corners, as well as along the right edge. A central white rectangular area with a thin orange border contains the title and author information. Below this, there is a larger, solid white rectangular box, likely a placeholder for a barcode or additional text.

月亮潭情案

—— 叶 辛 著 ——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月亮潭情案

—— 叶辛著 ——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月亮潭情案

记得那是在省城生活时的事了。一天下午，来了一个电话，问我四点以后是否有空，要来拜访我。我问他是谁，他在电话里迟疑了片刻，好像有些不情愿地报出自己的名字：傅英正。

接着他就补充一句：“你还记得我吗？你不会拒绝我吧？”

我当然不可能拒绝他。成了作家，当上文学杂志主编，时常有些人为冤屈、为官司、

甚至为失恋什么的找上门来。我都耐心接待了。况且他还和我在乡间相识。

搁下电话，我的眼前晃悠悠地掠过一张英俊得有些逼人的脸，一个风流潇洒的小伙子。在枫香塘寨子上，他是很讨人喜欢的，省城知青中两个姑娘，一个矮矮胖胖白净的脸上戴副眼镜，一个高高瘦瘦唇角长一颗黑痣，分别都在使劲追他。而他对此几乎是漠然视之。那两个姑娘互相妒忌得时常拌嘴，他却装作不晓得。在寨子上他担任记工员，一帮乡间的妇女时常在田头土边团团围住他对工分，那些妇女挤他、撞他，他也不会生气。时常有妇女责怪他记错了工分，伸手掐他，他最多张扬地受宠若惊地叫几声。泼辣的祝桂英是妇女中顶凶悍的一个，解下围裙拍打他时，连我们都看得出，她打他是假，替他拍灰尘是

真。傅英正这家伙漂亮得连我们这些上海知青中目空一切的小伙子都暗暗妒忌。毫没来由的，有人会突然冒出一句：这家伙要惹到我头上，我就揍他一顿。

一晃好多年过去了。自从他离开寨子，我和他再没见过面。他专程来访，会有什么事呢？我不由地想起他当年在乡间惹出的那桩情案……傅英正惹出的情案是在月亮潭边发生的。

在我们插队的枫香塘寨子边，流过一条河。这条河与山乡里所有的溪河一样，看上去没啥稀奇之处。惟独令枫香塘人自豪的是，流经寨子的河水竟是暖和的。据说早年间就有人来勘察考证，原来溪河的河床岩缝里，有温泉的泉眼，泉眼里冒出的水，温度还不低哩。于是乎自古以来栖居在枫香塘寨子

的男男女女，将就这条天然的温泉河，沐浴洗澡。男人们洗澡的地方，几乎紧挨着寨子，只不过溪河两岸的枫香树栽得密集繁茂一点，多少能遮人的耳目。其实站在寨子的高处，远远地看到河边枫香树旁的男人们影影绰绰的身影，也没人会大惊小怪。这一小截河段形成了潭，寨邻乡亲便把这里称作太阳潭。

反之，女子们沐浴洗澡的地方，就被叫作月亮潭。

月亮潭的地势也是天生成的。大山的岩脚自然把它夹出一个隐蔽的河湾，河水绕一个弯弯进来，又回过头拐出去。进出只有一条路，有女子们进月亮潭沐浴，只消留一个人站在路上，那就谁都莫想钻进去了。月亮潭周围的山崖，陡峭不说，还长满了荆棘、茨藜、茅草、长藤。潭边的河岸，兀立着一坨坨褐色

的山岩巨石，有泥巴的田土上，悉数栽满了一株株高高的枝叶茂盛的枫香树，便利女子们脱衣穿衣、抹干身子。

我们初来乍到接受再教育时，除了例行地听老人忆苦思甜，辨认地富反坏家门之外，印象最深的，就是关于月亮潭的禁忌了。

“不要搞错了，小伙子走到这边来，要睁大眼瞅瞅有没有放哨的。”民兵连长“高射炮”的大嗓门吼得直震人耳朵，“就是没见女人站岗，走进月亮潭前，也得大声给我咳几下。”

这话逗来男男女女一阵笑声。

傅英正的情案，恰是在月亮潭边发生的。

那天是气候很热的夏秋之交，天还没黑尽，月亮却早升起了。收工后回寨拿来替换衣裳的一帮子年轻媳妇和姑娘，留泼辣的祝桂英站在潭口站岗，其他人一窝蜂拥进了潭

水。谁料初下水时一阵喧闹刚平息，陡地，潭边一坨巨石后头，“咕噜噜”一声响，浸在潭水中的女人们纷纷尖叫起来：

“出鬼了！”

“有人！”

……

话音未落，枫香树叶斑斑点点洒下的月光中，果然站起一个身影，朝着月亮潭外一阵昏跑。

月亮潭里像扔进一颗炸弹般闹开了：

“是个男人，我看见了！”

“这烂流氓，他还没穿衣裳！”

“追啊、追啊！”

“咋个追？光着身子追出去？”

……

正在女人们七嘴八舌、噉噉喳喳喊成一

团糟时，早有手脚利索的少妇，跃上河岸胡乱套上衣裳，猛追出去。

月亮潭的喧嚷惊叫早已引起祝桂英的警觉。听到月亮潭传出的叫喊，她当即把自己的身子隐在一棵枫香树后，看到一个手里抓着衣裳慌慌张张跑出来的光身子男人。只待他一脚深一脚浅没头没脑跑近身旁时，祝桂英支出一只脚去轻轻一绊，那家伙一头栽下去，摔了个嘴啃泥。

祝桂英抓了一块石头，跃身而出，借着月光，她已看得分明，这龟儿子下流至极，衣裳拿在手里，光身上啥都没穿哩。

她虽是有了两个娃崽的少妇，这当儿还是羞得脸上直臊，不由低声喝道：

“还哼哼！快起身，穿上衣裳。”

这家伙身子抖抖嗦嗦爬起来胡乱往腿上

套裤儿时，祝桂英已看得清清楚楚，下流男人是傅英正。

待傅英正勉勉强强穿上衣裳，洗澡沐浴的女人们也涌了过来，当场把他团团围住，有的朝他跺脚，有的边吐口水边咒骂，有的干脆脱下鞋子往他背上、脸上乱打。还有的扯来了藤子，要把他捆起来，押回寨子去给男人们发落。

傅英正不是我们上海知青，他是省城下来的本省知青。和省城几个高中毕业的男女住在竹林边的知青屋里。他出了事，我们上海知青都有些幸灾乐祸。因为在平时，也不知是他们比我们早到枫香塘半年呢，还是他们的说话口音天生和农民们接近，上海知青在农民心目中的印象，总是不如省城知青那么好。

这下好了，这种不合理的局面可以彻底翻过身来了。

傅英正被押进寨子，游街几乎是紧接着进行的，亮着电筒，点起火把，那冒着烟气的亮亮的火焰，时常直举到傅正英脸庞前，把他那张无耻的脸照得一明一灭，让满寨男女老幼欣赏。游完了街又开群众大会批斗。批斗时那些当晚在月亮潭洗澡女子的兄弟、丈夫表现得格外愤怒和积极。傅英正脸上挨了耳光，身上饱尝了拳头，身子被捶得东倒西歪、站立不稳。批斗完毕，大约时辰太晚了，该出的气也出了，人们开始散去。但是寨子上的干部和积极分子们，却还余兴未尽，非要组织突击审讯，要傅英正这个流氓老实交代。他们还要我们派一个代表参与审讯。同学们推举我参加，我就当仁不让执行起这熬夜任务

来了。我答应参加，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我心中始终有一个疑团，相貌英俊，平时身旁总有省城女知青追求的傅英正，为啥不好好谈恋爱，而要躲进月亮潭去偷看乡下女子？

谁曾想到，逼得紧了傅英正会吐出另一番话来，这桩说到底不过是有伤风化的事竟演变成了情案。有了第二种说法。

一开始，审讯实在没多大意思。以民兵连长“高射炮”为主组成的审讯班子，翻来覆去问的，无非就是那些话，你是什么时候钻进月亮潭躲起来的？躲在哪儿一坨岩石后头？偷看了寨上哪几个女人？看的是背脊还是胸脯？是上身还是下身？是什么逗得你把一身衣裳脱光的？你相中了哪家姑娘？

问话之细致，我都难以想象。也难怪，我们这些远方来的小伙，曾不止一次听说过，哪

个姑娘清白纯洁的身子，若在无意中被一个少年郎看见了，那么她是必嫁此人无疑的。而少年郎呢，不管他心头愿意不愿意，也必须把这位姑娘娶进屋头。

这帮子人如此威逼傅英正，是否也想让他娶一位在月亮潭沐浴的姑娘呢？

傅英正可能是被打昏了，被突如其来的游街、批斗、审讯吓呆了。对于所有的审问，他一概不作答，一概以摇头来否认。

折腾到下半夜，我连连打哈欠。征得“高射炮”同意，我端把椅子，到隔壁屋里打瞌睡。

说是隔壁屋头，其实只隔着一层竹篾编织的薄墙，一切声音都听得清清楚楚，就连人的表情动作眼神，也能透过稀疏的篾缝看到。唯一的好处，是光线暗淡一点，适宜于迷迷糊糊地打瞌睡。

傅英正干出这等憨事，他这辈子算是完了。我合上眼，这么思忖着，稀里糊涂地竟然睡着了。那一声高一声低的审问，变成了我的催眠曲。

我是被傅英正的惨叫声惊醒过来的，醒过来的那一瞬间，我第一个感觉是下半夜的寒意，随即听到的就是傅英正撕心裂肺的惨叫：

“冤枉啊！我冤枉啊！我进月亮潭，不是去偷看女人洗澡的呀，是有人邀我去的呀！”

我连忙凑近竹篾编织的壁缝往隔壁看，原先站在那里的傅英正，这会儿已被悬空吊在梁上，他实在受不了这种随时可能吊断臂骨的折磨，才歪咧着嘴叫起来的。

“把谷桶移过来，让他招！”“高射炮”的声气像注射了吗啡般兴奋，他一面捋袖子一面

下命令，隔着壁缝，我看见他一双眼睛炭火般亮着。

一只扁扁的谷桶移到傅英正脚下，他的双脚总算有了着落，惨叫和喘息声都减弱了。

“说，什么人邀你去的？是姑娘还是婆娘？”以“高射炮”为首的审讯班子，又是一迭连声地追问。“或是你们女知青？”

傅英正的眼珠“骨碌骨碌”转动着，他又出声地喘起气来。

“不说啊，不说再给我把谷桶踢开！”“高射炮”又是一声厉喝。

“说……我说……给我喝口水。”傅英正睁大可怜巴巴的双眼，哀求道。

“咕嘟咕嘟”喝下半缸子水，他招了，他说约他进月亮潭去的，是寨子上会打家具的木匠杜老二的婆娘巧梅。一语震惊了满屋子

人，自然免不了又是一连串的追问。说出实话，傅英正仿佛没了心事，神情也自若多了。他等所有的追问平息下来，才不急不慢地招供道：巧梅约他进月亮潭，他起先怕撞见去洗澡的姑娘，巧梅点着他脑门子道，憋包，这落雨天，哪个女子会跑去洗澡！他想想也是，因为巧梅约他时，还不到吃晌午饭，天上在落雨。天擦黑时，他就去了。巧梅比他晚进来。可能是以为他还没到，巧梅就把衣裳全脱了，要下潭去洗澡。傅英正站在岩石后头，看呆了。他昏头昏脑扑了出去，巧梅起先不愿意，推他，随后又叹气，说都给你看见了，干脆给了你吧。说着把衣裳铺在巨石后头，就逮着他倒下去。哪里晓得，没一会儿姑娘媳妇们就跑进月亮潭来了。他俩吓得气都不敢出，只是紧紧挨着，缩成一团。直等到所有的女

人下了潭，他才抖抖嗦嗦移动身子，谁知道刚一动，脚就踩到了一块石头，发出了响声……

照这么说，他确实没看到寨上其他姑娘少妇的身子。审讯者们的气似乎也消了大半。接下去虽然又兴味浓郁地提了不少问题。但那都属于巧梅和傅英正两个人之间的事，发问者连问多遍，总算还是让傅英正承认，他和巧梅通了奸。那种丑事是做了的。

第二种说法令枫香塘寨子的人们相信，是因为巧梅这个女人。俏得招人眼的巧梅嫁给手艺人杜老二，是一件让人议论了又议论的事情。首先当然是因为杜老二有一门远近闻名的手艺，他打的家具，手工搓出来的抽屉把手，雕出来的狮爪，让人欢喜不尽。特别是那些新嫁娘，置办的嫁奁中有几样杜老二打的家具，人都要神气几分。找杜老二的人